

周树山 著

生為王侯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生為王侯

周樹山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法租界四十四号路
电话：24300000
http://www.baihua.com.cn
http://www.baihua.com.cn
邮编：300042
印刷：天津新华印刷厂
发行：天津新华书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为王侯/周树山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334-1

I. 生...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837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08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2.00 元

内 容 提 要

建安时代是一个激扬的年代，汉失权柄，群雄并起，才子文人，谋士政客，各逞其能，各为其主。文人奔走于幕帐，渴望着自身价值的实现；女人辗转于床榻，成为男人攫取权力的工具。《生为王侯》为我们展开了这样一个宏大的画卷。它讲述的是权力与征服、男人与女人、爱与恨、欲望与死亡的故事。小说以曹操与两个儿子之间的权力的争夺为大的脉络，由此引发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主仆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在此之外，又是整个时代中，各个军阀的杀伐攻略和围绕主要人物展开的、各文人策士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作者以深刻细腻的笔触剖析了众多人物深婉曲折的内心世界。本书在真实反映历史的面目的基础上，更注重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一个人的心灵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沿着作者娓娓的叙述，我们可以想象，可以虚构，可以在巨大的思考的快感中获致对历史的新的理解和阐释。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曹植 《野田黄雀行》

目 录

0	古瓮	(1)
1	崛起的豪门	(22)
2	盛宴:一个美女的话题	(35)
3	妻妾成群	(43)
4	家有神童	(49)
5	朱鹭	(58)
6	行军路上	(69)
7	拴狼的木桩	(74)
8	攻城	(81)
9	上天的厚赐	(85)
10	捷足先登	(90)
11	吞下去又吐出来	(97)
12	拔下木桩杀死狼	(101)
13	婢女伏萝	(109)
14	征服者	(117)
15	抛下一个红苹果	(125)

16	斩草除根	(133)
17	家事	(137)
18	白鸽与黄雀	(143)
19	蔡文姬	(153)
20	失眠在静静的春夜	(166)
21	诗人之罪	(171)
22	浪女和门客	(182)
23	折了一架青云梯	(186)
24	杀了一个大名士	(196)
25	曹冲之死	(209)
26	荒庙幽魂	(222)
27	故乡	(237)
28	废都	(246)
29	欢乐与悲愁	(257)
30	安贞坞	(267)
31	夜宴春曲园	(275)
32	裙子和镯子	(279)
33	流放归来的友人	(289)
34	铜雀台上的丞相	(293)
35	诗人在深夜里悲吟	(301)
36	猜忌与野心	(307)
37	一个叫邯郸淳的老头子	(315)
38	密潜安贞坞	(322)
39	致命的诱惑	(330)
40	一个先生和两个学生	(339)
41	帝国里的瘟疫	(347)

42	王侯踏进陷阱	(355)
43	现在就开始行动	(363)
44	黑色的命运之门	(370)
45	国殇	(378)
46	改朝换代	(385)
47	封地上的王侯	(396)
48	生存还是毁灭	(402)
49	活着,一声悲号	(410)
0	洛神	(426)

0 古 瓮

本书的故事源于久远的历史。

历史总是深埋于地下。一切前人留下的典籍，都是坟地的磷火，而历史的尸骸正在地下腐烂。

一个中原农民挖菜窖时，挖出了一个东汉的古墓，在方方正正的黄土墓穴中，摆放着五个陶制的古瓮，古瓮中填满了泥土，而每一只古瓮的泥土中，都有一些碎裂的尸骨。发掘出的这个古墓，业经考古人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尸骨分析的结果，证明那是五具年轻的女尸。

她们是谁？为什么被碎尸后埋于陶瓮？

不知道。

五只古瓮被陈列在博物馆里。她们依次蹲踞在高大穹隆下的玻璃罩子里，在荧光灯下发出女人胴体般洁净的光芒。

她们的确是五个裸身蹲踞的女人。每当夜深人静，博物馆的保安人员总会听到从空旷的大厅里传来女子幽幽的哭声。他们冲进大厅，一无所见。在幽冥的光线中，五只古瓮静静地陈列着，年轻的保安人员从古瓮的曲线中看到了女人的丰乳肥臀。

五个被尸解的女子之灵仍然附着于那古老的陶瓮吗？那幽幽的哭声到底是从那空洞的瓮口发出来的吗？两个年轻的保安人员站在那里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济慈在《希腊古瓮》中，想象着美丽而古老的希腊原野。其实我们的原野和希腊同样古老，也同样美丽。当黄色的泥巴在匠人的手中揉来揉去的时候，烧制陶器的火光艳红如血，涂抹在苍青的天穹上，古老的太阳坠落在大河浑浊的波涛里，悲凉的歌从地底升起，一排排排列严整的陶瓮站在原野上，谁又知哪一只陶瓮将盛着美女的灵肉呢？是怎样强暴的力撕裂了那些美丽肉体又把那不安的灵魂幽闭于瓮中而埋于地下呢？

如果在希腊，悲剧诗人将记下这一切。

可是我们没有悲剧诗人，我们只有太史公和二十四史，他们记下的是征战杀伐的伟绩和帝王们的功业，对于万千生灵死亡，太史公们像造物主一样冷静和超然。

希腊古瓮中盛满了葡萄酒，济慈酩然而醉，醉眼朦胧中，他看到爱琴海的和风吹过古希腊的原野，那里鲜花盛开。

我们在博物馆的大厅里看到了自己的古瓮，听到了不安的灵魂的哭泣，我们走向古老的祖先的原野，看到人头滚滚……

人头滚滚，人头滚滚……

- 袁绍在官渡失败之后第一个念头是杀掉自己的谋士田丰。
- 他的十万大军留在黄河南岸，他和自己的长子袁谭只身逃还，在那个血色的黄昏，在黄河的波涛中，他抽出腰中的宝剑，重重地吼了一声：“他妈的，我要宰了他！”

船上陪侍的几个人面面相觑，他们知道主公这次可是败惨了！他们守在河岸上，等待接迎大军回还。想不到接迎到的是

气急败坏的主公和同样气急败坏的大公子。

“他妈的，我要宰了他！”袁绍嘶着哑嗓子，又吼了一声。

人们以为他说的是曹操。此刻的曹操骑在马上，有人来请求示下，袁绍的八万降军怎样处置？曹操说：“他们的父母妻儿都在河北，岂能为我所用？”说着，把手中的马鞭当空一劈：“一律杀掉！”于是，八万降卒全被赶到山谷里，刀砍矛戳，万箭攒射，一时血流成川，尸积空谷，惨叫呼喊，三日不绝。这样惨绝人寰的一幕，史籍上仅记七字：“杀绍卒凡八万人。”

放下武器的八万人身首屠裂，河北有数十万人翘首黄河，伤心摧肝，多少孩子失去了父亲，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多少倚门悬望的母亲再也盼不归沙场征战的儿郎，茅屋空了，田园荒了……一首古歌唱道——

我的心悲痛欲绝，
流出的血干结成痂，
谁能归告我的妻儿，
把家中的黄犊卖掉吧……

袁绍当然也痛恨曹操，他恨不能活剥了他的皮。但他做不到。他挥剑砍船首，被水浸黑的船头留下深深的刀痕，人们以为这表示了他向曹操复仇的决心。

可是根本不是这样的。袁绍官渡一败，精锐尽失，元气耗竭，已经没有复仇之力。十万精壮子弟，不是一夜长成的，河北十室九空，哪里还能聚起十万壮丁！

袁绍此刻痛恨的与其说是曹操，莫如说是自己的谋士田丰。

田丰曾屡次三番劝谏他不要拿十万大军去冒险。他说曹操

决非寻常草寇，他英雄盖世，谋略过人，猛将千员，谋士如云，挟天子以令诸侯，羽翼已成……如果一定要征伐他，定然凶多吉少。若是折了十万军马，主公还如何能称雄天下，和曹操抗衡？连年征战，人民疲弊，不如据四州之地，休养生息，待兵强马壮，再与其争。袁绍不听，田丰竟至叩头出血，以死力谏，并断言此行必败。袁绍怒道：“你这不是沮我军心，坏我大计吗？大军未行，先出此不吉之言，是何道理？此次出征，你就留在家里好了，待我得胜回来，看你如何见我？”田丰见袁绍立意已定，不可动摇，又说：“主公一定要南征曹操，让我随军而行吧，我虽不能干大事，必要时还可以给主公提个醒……”袁绍笑道：“你是张良陈平吗？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吧？没有你田丰的唠叨，我袁绍就不能打仗吗？”田丰出得门来，仰天叹道：“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其奈公何？！”这当然又是一首古歌了。

如果听信田丰的话，当然不会有这种惨败。

与其说败在曹操手里，莫如说败在了田丰的心里。

此生若能亲手刃曹操之首，当属十二分快意之事，可这只能是梦中的景象，醒来徒增怅然。

但是留一个田丰在身边，他将是一把无形的利刃，割着自己的心。他时刻提醒自己犯下的永不可恕的过失，徒增悔恨。

这个人将会如何轻蔑自己呢？在他的心里，自己永远是个愚蠢的失败者。见了，他就永无快乐可言。

“他妈的，我要宰了他！”他又吼了一声。

他说的不是曹操，他说的是田丰。

袁谭知道父亲的心思。他冷着脸望着暮色中浑浊的河水，嘴角浮起一丝轻蔑的冷酷的浅笑……

袁绍被败的消息像一阵风一样传遍了河北四郡，冀、幽、青、并四州从通衢都邑到山野荒村到处一片哭声，人们遥望黄河祭拜永不归还的亲人。田丰的友人章陵匆匆来到田丰的家里。

“知道吗？我们的主公吃了大败仗，十万大军无一生还，颜良、文丑等大将全部死在战场上了……”

田丰放下手里正在读的书简，脸色一片死灰，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卿何无言？”章陵问道。

“我命休矣！”田丰说，“你我亲交一场，让我们喝一杯浊酒，以成永诀吧！”田丰说罢，忙命下人备酒。

章陵狐疑地望着田丰，说：“卿何出此不祥之言？主公不信你的劝谏，致有此败，这足见你有先见之明。主公此后定当信重于你，将被大用。怎说永诀这样的昏话？”

田丰举起一杯酒，说：“倘若主公得胜归来，我被主公嘲笑，尚可留条性命，如今大败，被我不幸而言中，主公是不会留我在身边的。他看到我，就是看到了他的失败和耻辱，他岂能容我活在世上？”说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抛了杯，作歌长吟曰——

泰山高兮入云，
人生忽若轻尘，
吾将就戮兮身首离分，
归雁声声兮悠悠我心……

歌未作完，门外人声喧哗，早有捕快拿了铁链闯进门来，锁了田丰就走。章陵大惊失色，家人一片哭声……

翌日清晨，田丰之首悬于将军府外的百尺高杆之上。田丰

的头表情平静，带着一丝嘲讽的冷笑，装在一个竹笼里，正向着南方滔滔的黄河，似乎他又在吟诵那首古诗——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其奈公何！”

黄河对岸的山陵里，八万降卒的尸首正在腐烂，在九月的晴空里招来漫天的乌鸦，铺天盖地，鸦噪之声传至百里之外。河北之民听到乌鸦的叫声，知道那不祥之鸟正在亲人的尸体上举行饕餮盛宴，无不痛哭失声……哭过之后，他们又去耕种薄田，又在茅屋和原野上做爱了，他们正准备繁衍新的丁壮，以应官府征召。

当初，当袁绍之师陷于绝境时，将士们哭道：“若有田丰在此，我们何至于此啊！”曹操听到田丰没有随军而征，拊掌大笑：“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倘若田丰前来，胜败如何，可就难以逆料了！”

田丰死于公元二〇〇年腊月初七日，距袁绍官渡之败一个月又二十一天，他的罪名是谋反。

田丰的头悬在高杆上十二天，这十二天里，袁绍躲在邺下将军府后园的一间名为玄豹阁的红楼里，和他的五个宠妾在一起。

这五个宠妾都是绝色的美人，正当青春妙龄，个个风情万种。她们的姓氏依次是：夏、许、汪、裴、孙。夏姬窈窕，许姬丰腴，汪姬臀部滚圆，裴姬最善叫床，做爱时娇喘吁吁，莺啼不止，撩拨得人欲罢不能；最属孙姬颠狂，上床就会叫你欲仙欲死，荣辱皆忘……

袁绍只有在这五个女人中，才能忘记他大败的耻辱和忧愁。他几乎日夜和她们做爱。她们为他弹筝，给他跳舞，然而都是光着身子的。他们的食物是由侍从们送到寝宫的前厅的，他们全

是精赤条条地围坐在一起就餐，就像回到了初民时代。尽管杀了田丰，袁绍心中的郁闷和仇恨未曾稍减，他在女人身上疯狂着，女人们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官渡之战最直接的受益者除了曹操，就是这五个幸福的女人了。

袁绍由野心勃勃的英雄一下子变成了纵欲的男人，当然二者并非是矛盾的，英雄并非不纵欲，纵欲何尝不英雄，只是由于官渡的惨败，袁绍一下子趋于极端而已。欲望和内心的隐秘情感像一束神秘之光必须投射到特定的对象身上，它是财富、权力、女人、土地或者一只花瓶，否则，生命就成了虚幻的影子。

袁绍没有那五个美丽的宠姬，他怎么会熬过官渡惨败后那段绝望的日子呢！

十月里的一个夜晚，袁绍头枕着许姬光滑的大腿，恍然回到了洛阳皇宫前。当时他曾和大将军何进密谋，诛杀在朝中久掌大权的宦官。中国的皇宫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那里永远养着一群没卵子的男人。这些被去势的男人住在皇宫里服侍皇帝和一大群美貌的后妃，皇帝对他们很放心，因为他们和后妃们已经没有交合的可能。这不仅是为了保证皇族血统的纯洁，更是为了体现天子至高无上的尊严，在那样庄严的权力中心，在那样富丽堂皇的宫阙中，如果每个男人都长着一个鸡巴，天子的神圣在哪里呢？可是宦官们被剥夺了情欲，他们的权力欲望却愈加强盛，他们渐渐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把持了朝政，一群没卵子的男人在权力的峰颠招摇，这的确是很不成体统的。所以大臣们都觉得国将不国，忿忿不平起来。首倡此事的是大将军何进。何进本是一个市井屠儿，杀猪卖肉出身。只因他的妹妹自小最喜吃猪大肠，吃来吃去，却将一个女子养得如猪大肠一般肥白鲜嫩，皇帝老儿看中了，选进宫去，肥嫩的何氏女征服了皇帝，得专

宠之幸。屠儿何进就扔了杀猪刀，进宫去当大将军了。可是何进毕竟是个屠儿，他只配对付一头猪，对付比猪更狡猾的人他就显得愚蠢了，尽管是一群没卵子的男人。

皇宫的凶险在于你前脚迈进去，一不小心，就栽进了永劫不复的地狱里。宦官们假传太后的圣旨，诓何进进宫，何进进宫就被砍成了肉酱。皇宫里几乎时时都在酝酿阴谋，有时你的命运就取决于千钧一发的一瞬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永远是宫廷政治的最高法则。袁绍忘不了他带着御林军在皇宫前的呐喊，那时他是御林军的校尉，如果他不杀进宫去，他将和何进同等下场。他站在皇宫的高墙下，发一声喊，宦官们却将何进的人头从高墙上抛下来，血淋淋的人头落在他的脚前，使他想到何进当年割下的猪头，不禁厌恶得要死！他拔出宝剑，高举在手，吼道：“弟兄们，杀进宫去呀！把没卵子的宦官全部杀掉啊！”

他的军队撞开皇宫的大门，杀进宫里。

尸伏御街，血流丹墀，想起皇宫里的血腥杀戮，他至今有一种颤栗般的快感。他看到穿着黄衣的大大小的宦官们像耗子一般在宫中乱窜，有的跪在地下，像捣蒜般地磕头……曾经威权无上令人恐惧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张皇的甲虫，这种命运两极的神奇变化就发生在一瞬间，而这一瞬是永远令人激动不已的！他看到进宫办事的臣子们褪下了裤子，光着屁股，战战兢兢地站成一排，提起他们的阳物，让士兵检验，以求活命的情景；而一群老宫女们则纷纷然扑到陵云台女墙边，睁大了眼睛，惊愕地望着真正男人的标记……这一次，共杀死宦官二千三百一十四人，有七个挟持小皇帝出宫的宦官是被士兵们追到河边，走投无路，投河而死的。事后，他把六个士卒斩首示众，他们趁着混乱，把死去的老皇帝的一个妃子堵在一座偏宫里轮奸了。当然，那个被

轮奸的妃子已经不能再留在宫里，嫁到民间去又有损皇家尊严，于是被下令用一条白绫勒死了……

袁绍枕着许姬光滑的大腿，想到这一幕时，不仅忧伤地叹了一口气。我袁绍也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啊，又是逐鹿中原时，几百年才赶上这样一个天机时运，可我竟败在了曹操的手里，我不服啊我不服啊，狗日的曹操！

这正是田丰的头悬在高杆上第十二天的黄昏，袁绍的精力已经在五个宠姬身上耗尽了。他从许姬大腿上抬起头来，从玄豹阁精致的雕花窗子望出去，看到广场高杆上田丰的头在夕阳的红光里灿烂着，一只乌鸦站在杆顶，发出一声响亮欢快的叫声……袁绍无力地跌落在许姬的大腿中间。

袁绍的夫人刘氏坐在后园西北角的一座偏殿里，那里永远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檀香的气味。她每天早晚都要在屋子四角点燃那种香料，她就在那种氤氲的香气和烟雾中从早晨坐到晚上，再从晚上坐到黎明。她离不开那种香料，是因为她怕嗅到从东南角那座豪华的玄豹阁上飘来的袁绍和女人们的气味。她闻到那种气味就受不了，“骚货们”——她这样称呼袁绍的宠姬们——分泌出一种骚气，这使人产生一种青春永逝的惆怅，一种对世界的仇恨，一种坏心情……她仇恨这种气味。入秋以来，很少刮东南风了，但是她认为那种气味还是不绝如缕地飘过来，尤其袁绍从官渡回来，钻到那个玄豹阁里以后，她觉得自己被那种气味折磨得要死。她总是在那座偏殿里叩她的牙——据一个道士说，这不仅保护牙齿，还能在上下牙齿的叩击中把你心中仇敌的幸福磨蚀掉。于是，她坚韧不拔地叩她的牙齿，仿佛在她的牙齿的叩击中，那五个可恶的骚货正在她的齿缝中呻吟惨叫，这是